



赵 新

庄稼观点

花山文艺出版社

庄 稼 观 点

赵 新

庄 稼 观 点
赵 新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9 1/8印张 186,000字 印数：1—5,720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13 定价：0.68元

《庄稼观点》序

马 烽

这是赵新同志的第一本短篇小说自选集。他约我写篇序言，盛情难却，我也就答应了。他是河北省的作家，不过也常在山西的文学刊物《汾水》（现已改名为《山西文学》），以及《晋阳文艺》上发表作品。这本集子里的《一日三餐》，就曾获得《汾水》一九七九年短篇小说奖。他也曾应邀参加过作协山西分会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算得上是熟人了。因为是熟人，遇到他在别的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自然也要看一看。他的作品引起了我很大兴趣。这就是我答应写序的原因。我不打算在这里把每篇作品加以介绍，因为介绍的太简单，说不清楚；介绍的过于详细，还不如读者自己去阅读，闹不好，反而会露“底”，败坏读者阅读的兴趣；我也不打算一一加以评论，因为我对这些作品虽然看过，但没有进行研究，很可能说不到“点子”上。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些意思，想就赵新同志的创作经历，发表一点个人的感想。

赵新同志从事文学创作，已经有不少年头了。早在一九六四年就开始发表作品。但那时初学写作，质量不高，数量也有限。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近几年来，却成了写短篇小说的快手，逐渐“红”起来了。这本集子里的这些

作品，大都是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一年写成的。据说仅在一九八〇年一年之内，就发表了十四个短篇，大约有十万字左右。按字数说不能算多，写长篇、中篇的作家，一年写二、三十万字的大有人在。可写短篇就不那么容易了。比起中、长篇来，虽然篇幅短，人物少，主题单纯，便于驾驭。但它也有它的难处。“和尚、道士、喇嘛，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短篇小说，不论题材大小，不论是从头写起还是只写一个横断面，反正每篇都得独立成章，都得是一篇完整的作品。一般的说，不能原班人马上阵。都得另搭架子，另起炉灶。每篇的主题思想、人物、故事、场景、细节等等，都得重新构思。每篇都有个开头，每篇都有个结尾，而且每篇都得有点新意。这可不就大不容易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赵新近二年的创作，可谓之大丰收。这个大丰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和作者长期积累生活，不断进行创作实践，持之以恒分不开的。如果他开头发表了几篇作品，没有打响，失去了信心，就此罢手，或者不再继续下苦功夫，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收获。今天的收获，正是昨天辛勤劳动的结果。果树只有在吸足了养分之后，来年才能枝头累累。我觉得这一点，很值得热心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年朋友们学习。

赵新的作品，描写的都是农村题材。就各篇来说，当然不可能都完美无缺。但整个看起来，却展示了农村丰富多彩的生活，塑造出了各式各样的人物，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人是普通的人，事是普通的事，里边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没有故意“拔高”的所谓英雄形象，也没有外加的“深刻主题”。甚至有些作品所反映的是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的事

物。例如：儿子们成家之后，互相扯皮，不赡养老人的事，古往今来到处都有。《一日三餐》所描写的就是这一社会问题。这篇作品写得干净利落，颇为感人。赵新的作品，总的说来很有点中国传统作品的风格，故事有头有尾。语言生动，具有地方色彩。大都是老百姓口头上的话。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也没有那些哲理性的叙述。而是依靠人物的行动和对话来表现主题。有些作品题材虽然一般，但由于语言生动，读来别有风味。能作到这一点，颇不容易，因为这些语言不是从书本上套来的，而是从生活中吸取来的。这和作者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

赵新同志出生于冀西山区一个普通的农村，多年来他和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农村生活有兴趣，对农民有感情。他熟悉他们，了解他们。他写作就是要为他们说话。要表现他们的欢乐与苦恼，理想与追求。赵新同志多年来一直坚持以现实主义的方法描写农村题材，不管文艺界刮什么风，下什么雨，他还是照他的老主意干。他不仅是把农民当作他的描写对象，而首先是把他们当做自己的知心朋友、兄弟姐妹、长辈和老师，甘心向他们学习，与他们同命运，共呼吸。我以为，这就是赵新同志在创作上能够取得现有成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赵新同志的作品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的话，我觉得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对有些问题思索得不够，因而也就写得不深。文学创作，仅只是忠实地反映生活是不够的，而重要的是要透过那些平凡而又复杂的现象，开掘出新的主题，塑造出闪光的人物形象；其二，语言虽然富有生活气

息，但提炼的还不纯，因而有些地方运用得稍嫌啰嗦，甚至个别地方好象没有经过筛选，混杂了一些砂子。不过这都是前进中难以避免的。

我相信，赵新同志沿着自己所走的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一定会写出更多更好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来。

一九八二年元月一日

目 录

《庄稼观点》序·····	马烽(1)
买秧苗·····	(1)
铁虎看瓜·····	(8)
一日三餐·····	(16)
庄稼观点·····	(28)
算账·····	(50)
新路·····	(61)
金榜题名·····	(74)
“对点儿”·····	(95)
“大同世界”·····	(109)
“先进人儿”·····	(130)
呐喊呐喊·····	(148)
水到渠成·····	(166)
土的身价·····	(184)
又是一出《打金枝》·····	(201)
父亲·····	(218)
亲弟亲兄·····	(234)
他还没个媳妇·····	(248)
人之常理·····	(266)
后记·····	(281)

1956.10.15

买 秧 苗

如今的年轻人嘛……嘿，我咋给他们下结论呢？
还是先说故事吧。

今年春天天气不好，雨水下起来没个头儿。滴哩答啦蒙里蒙渗，下呀下呀，下得人心腻烦烦的。这可苦了队里下好的一片甘薯秧子，出来的苗苗，晒不着日头，瘦得象香；没出苗的山药，埋在粪土里，黑一块紫一块地硬往下烂。到了农历四月，地里山药埂打得倍儿倍儿直，就因为秧子不凑手，硬是栽不上。节令不让人，社员们急得一天念叨一百回，大队长抓耳挠腮替大家想办法。

这天吃了晌午饭，我正在会计室里算帐，大队长笑眉笑眼地找我来了。他高兴地说：“赵会计，‘罚’你到西庄公社出趟差，买回五万棵秧子来。”

“那儿有秧子？”我觉得这真是做梦娶媳妇，想不着的好事，赶紧把帐本一合，惊喜地立起身来问。

“消息很可靠。事儿宜早不宜迟。”

“多会儿走？”

“现在走。”

“走几天？”

“三天。今儿去，明天采秧，后天回来。”

大队长急火子的心情我是知道的，叫我去也是合适的。眼下地里活路正忙，锄锄耨耨浇水栽秧的，绝不能从生产队里抽人，况且买秧是全大队的事情。要打大队的“旗号”，咱这大队会计不去，还找何人？

我把一摊子帐本收拾利落，三下五除二办了办手续，回家喝了口米汤，拿起脚就上路了。

我们村离西庄三十多里，咱上了几岁年纪，走起道来到底不如年轻人马利，一路翻岭上坡，过河涉水，累得长气短气的。俗话说“干那行吆喝那行”，来到西庄公社西庄大队的地边时，我的眼就尽往山药地里瞅。果然见那才栽好的薯秧直挺挺水灵灵粗墩墩黑油油的。打问了在地里劳动的几个社员，都说第二垄秧子才长起来，齐生生的好着呢。我喜得脚步上来了劲。心里想，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好象看见自己生产队里也栽起大片大片直挺挺水灵灵粗墩墩黑油油的山药秧子，秧子猛地长大，变成一大块一大块小北瓜似的红薯。

进了西庄大队的办公室，太阳快落了，屋里黑不荐儿的。大队书记刚从地里回来，正拧着手巾擦洗满脑瓜的汗珠子。他借着窗亮看完我的介绍信，上前握住我的手，用非常热情而又非常惋惜的口气说：“赵会计，你是腿长脚短刚赶刷碗——凹里公社凹里大队的一个年轻会计正在这里买秧子。”

“他多会儿来的？”书记一句话，说得我身上“机灵”一颤，不管与书记熟悉不熟悉，我倒象审问似的问起人家来。

“昨天下午。”

“他买多少？”

“五万棵。”

“他在那儿？”

“该回来了，快采够了。”

“秧子还有剩头吗？”

“可能——”书记在地上迈大步踱了两遭，我的心“崩崩”地跟着他跳，眼巴巴满怀希望地瞅着他。谁知他把胳膊一甩，连“可能”两个字也丢了不要：“这村里不会有了吧。”

我心里这个不如意！丧气得象个晒蔫了的茄包子。这一路的汗马功劳算是“报销”了，大队长的唇舌是白费了，地里打好的倍儿直的山药埂还要秃子似的呆下去……咳，想着想着，我不禁对凹里这个年轻的会计抱怨起来，是啊，凹里离西庄不过十五里地，你年轻轻的，那儿买不行呀，干么非闹我的买卖呢！他要不来，那一棵棵直挺挺水灵灵的山药秧，不是尽可以在我们地里丰产么？咳，“见一见，分一半”哩，我忽地站起来，对书记说：“书记，你领我看看秧子去。”

书记笑了，看样子象揣摩透了我的心思。他说：“老赵，你这么大一把年纪了，脾气急得和个孩子一样。秧子就是没有了嘛！不要紧，我们一定想法打发你个欢欢喜喜，比学赶帮嘛。——看，天黑了，歇会到我家吃饭去。”

正说着，门口响起脚步声。咱干惯了庄稼活，一听这重重的步音儿，就知道是个担担子的人。书记把灯点着，对我说：“老赵，你的同行来了。”

这可是真正的同行啊！

我望着门口，首先进来的是一只大筐，筐里装满了墨绿墨绿的秧子。小伙子也进来了，看个头比高系大筐高不了多

少。大概个矮筐大吧，后边的一只筐被高高的门槛绊住了。书记赶紧去接他。两只筐刚平平稳稳地着了地，小伙子便高兴地拉开了话，嗓门还挺粗的：“书记，可得谢谢你们的社员啦。不是大家帮着采，明天定准回不去。”说完他把两只筐往一块靠拢。

我要把这个闯了我的买卖的年轻人好好端详端详：他顶大二十岁，圆溜溜的脑瓜上连个分头也没留。细眉、小眼，圆脸上自带三分笑。白对襟小褂没有结扣，露出浅蓝色的背心儿，“县中十班”四个红字象印在突出的胸脯上，挺显眼的。下身黑单裤的裤腿卷在膝盖上，浑身一股汗腥味。我想：别看这小伙子是个知识分子，看架势倒像个农民哩。

书记三言两语地给我们俩作了介绍，小伙子马上握住我的手，一点也不生疏地笑着说：“赵会计，我这是先下手为强喽！”

听了这句话，我心里不舒服了半天。软不软硬不硬地回敬他一句：“小伙子，叫你可害得我们不轻。”

“咋哩？你们也急着栽？”年轻人眉毛一动，怪严肃地瞅着我的脸说。

“有钱不置隔日闲，火烧着我们的屁股哩！”

吃饭的时候，小伙子稀哩呼噜大口大口地吃得很香甜。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小口小口地吃不下。年轻人见我心事重重的样子，很认真地关照我，一会儿把菜递给我，一会儿又把饭递给我。书记怪有意思地说：“老赵，又不是过门的新媳妇，害什么臊？老叫别人伺候，可有点‘剥削’，宰相肚里能行船呢。明几个我领你去十队看看，秧子八成会有的。就

是离这儿远点，有七八里地山路。”

吃了饭，我把嘴一擦，抬腿来到大队办公室。小伙子爱跑达，不知到那儿去了。我一个人就着亮堂堂的灯光，悻悻看着那秧子：粗墩墩的茎莲，红楞楞的透明儿，又圆又大的叶子上，小伙子洒满了水珠儿，绿莹莹的好精神。我越看越喜爱，越喜爱心里越不是味。咳，这是人家的呀！明天，谁敢担保不扑空呢？这么翻过来折过去地想了一回子，身上也酸了累了，等不到年轻人回来，我就上床睡了觉——好在书记早把铺位指点给我。

说实话，我这睡觉是享有名声的，村里人不偏不斜地给我起了个绰号：瞌睡虫。等我翻身睡醒一觉的时候，少说也有小半夜。我迷迷糊糊抬头一望，书记和小伙子正围着桌子上的油灯小声谈话呢。听到响动，年轻人把脸往后一调，高兴地说：“赵会计，你可醒了。我等着你传‘经’呢。”

“什么‘经’？”我揉了揉眼，怪懒散地问他。

“会计‘经’啊！”小伙子倒满精神。

“一边支出一边收入，一手算盘一手称称。还有什么？”我舒展舒展身子，又准备睡了。

书记大概觉得我有点过度固执，他在桌子上磕了磕小烟锅头，带点批评的劲头说：“老赵啊，年轻人向咱老一辈学习，没有经验有体会，你就把你的实际做法唠一唠。昨天晚上这年轻人把我们的会计也缠磨得不轻哩。”

我一想，可不，自己的态度真个有点冷淡。买不上秧子能怨年轻人吗？明明是自己来得迟了。人家也一定急着栽，将心比心嘛。咳！我又翻翻腾腾地爬起来，把自己记账的一

套方法，简单地从嘴里往外搬。

没想到年轻人听得这样上瘾，仄楞着耳朵动也不动，连咳嗽一声也是用手捂着。桌子上摊个小本本儿，一会儿记两下，一会儿记两下，象小学生上课一样。

末了末了，叫小伙子“将”了我一“军”。他眉开眼笑地走到我脑瓜头起，攥住我搭在被子外边的手说：“真是人老为宝啊。赵会计，谢谢你，我拜你为师啦。”说完在炕沿前立得直直的，“叭”地鞠了一个躬，逗得我和书记一齐笑起来。

瞧我这瞌睡虫，睡起来就死啦！第二天早晨打着哈欠醒来时，小屋子东墙的窗户棧上照上了通红的太阳光。我拿眼左边一瞅，没了书记；右边一看，没了年轻人；地上一瞧，秧子好好堆在那里。红楞楞的茎蔸，又圆又大的叶子上还挂着滚滚的水珠儿。我抓五挠六地穿好衣服，想趁早到十队里买秧子。走到桌子眼前去穿鞋，一眼看到桌子上平展展地摆着一页字纸。仔细一瞧，竟是写给我看的。

敬爱的赵会计：

我不辞而别了，请原谅。

您不顾自己五六十岁的年纪，跋山涉水购买秧子，这种以社为家的精神很值得我学习。虽然我们都急着把秧子采回去，但您队比我队离这儿远十几里，您比我年岁大，我比您火力旺，我不愿让您再跑好远的山路，以免累坏身体。所以决定把这五万棵秧子留给您。希如数查收。

昨天晚上我做了调查，许多社员都说这里的十队十

有八九有秧子。今天一大早，书记和我一起前往十队。书记说，他可以发动一部分社员帮我采秧子，只要手快一些，天大黑我还能赶回去。为了确保秧苗百分之百的成活率，请您不要客气，赶快想办法把秧子运回去。

赵会计，谢谢您昨天晚上的热情指教。

此致

敬礼

×月×日

看完这封信，我楞楞地站在那里，没有想也没有动。终于，我感到极大的不安和后悔。我毫无缘由地从心底里责备过他，说他害了自己。看来我实在不了解这位普通的年轻人。甚至连他的姓也喊不上来。我只记得他长得矮敦敦的，圆圆的脑瓜上没留分头，两只小眼，两道细眉。圆脸上自带着三分笑意。小白褂敞开着，浅蓝色的背心上印着“县中十班”四个红字……

说不上由于过分感动还是由于过分地内疚，我的眼圈觉得湿糊糊的。想起年轻人留言里的忠言诚语，我赶紧弯下腰去整理那本来已经整理得顺顺当当的秧子。大概年轻人临走时，又耐心地洒过一阵子水，整个秧子的根根叶叶都湿漉漉的，焕发着无限生机的光辉……

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可是，对年轻人的结论，我实在难以归纳出来。

1964年6月于阜平

铁 虎 看 瓜

俺们村有个小家伙叫铁虎，今年十三啦。

铁虎铁虎，名字真没叫错。这小家伙身板硬实得真象铁，勇猛得真象虎。胖敦敦的小个子，浑身皮肤一麻黑。圆脸大眼浓眉毛，粗腿粗胳膊的，真有股牛犊子劲！

铁虎还真爱动脑筋，不论做大事小事都得琢磨琢磨。比如今年暑假里吧，才回家三天，他就向当队长的爸爸提了个意见。这天吃了晚饭，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铁虎把坐着的小板凳往爸爸跟前挪了挪，歪起小脑袋对爸爸说：“队长爸爸，我向你提个意见。”

“哼，小社员同志，你又有啥发明创造？”爸爸故意逗他。

“我想给队里看瓜去！”铁虎大眼一睁，亮得象天上的星星。嘿！小圆脸还挺严肃呢。

“娃哟”，爸爸笑了，用粗大的手掌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头，“小人儿家，尽想做大事，看瓜可不象你玩琉璃蛋儿，要有很大的学问哩。我看，准是你嘴馋了。”

这一下可把铁虎气坏了。他把小拳头一攥，振振有词地说：“队长爸爸，你就不相信群众。现在队里活计挺忙的，二爷爷老粘在瓜棚里，这岂不是浪费劳动力么？我去看瓜，牲

口来了就打，地里有草就拔，技术活二爷爷一早一晚的也能干。爹，俺是一个心眼为集体，这么大小伙子了，谁还馋嘴？”

一席话把爸爸说乐了。其实，爸爸这一队之长，何尝不知道队里活计挺忙。他也早想物色这么个看瓜的人了，只是这活儿责任重大，一时难以决定。方才铁虎说的倒是挺入门儿，可光凭嘴片儿不能解决问题呀。爸爸低头想了想，亲昵地对铁虎说：“娃子，爸爸接受你的宝贵意见。要想取得看瓜的权利么，还得经过考试。”

“考试？”铁虎楞神儿了，两只墨黑的大眼一闪一闪地望着布满星星的天空，嘴里喃喃地重复着，“考试？看瓜，还要考试？考算术呢，还是考语文呢？”

且说这日子不声不响地过去了三天。到第四天吃了早饭，爸爸对铁虎说：“虎子，今个派你去和二爷爷看瓜。”

铁虎一听，喜得心里象有个猴子闹着玩，痒抓抓的好得劲。他两腿一并，“啪”地一个立正：“队长爸爸，小社员铁虎可以出发了么？”

爸爸一笑，大手摸着铁虎的头说：“小子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看瓜也得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瓜是队里的财产，一个也不许吃；看瓜是参加劳动，不许上树掏鸟下河洗澡地乱玩；听从二爷爷指导。要不，半道就能开除你。”

“是！”铁虎转身要走。

“等等，”爸爸又一把拉住他，“提上这一罐儿热米汤，渴了就喝；拿上这个大草帽，热了好戴。还有，”爸爸又从口袋里掏出两角钱，往铁虎口袋里一塞，“这是我给你的补助费。你不是早就朝我要钱买《雷锋》这本书么？”